

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

白钦先

20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对于人类现在与未来意义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势态发展，是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内的计算技术、新材料与生物工程；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金融领域内，同样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势态发展则是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金融工程化。上述两方面的发展都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以及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稳定产生前所未有的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近一二百年的历史变迁表明，由 19 世纪发端发展、20 世纪不断推进提升的现代化，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耗为主体的工业化为轴心而运转的；可以断言，21 世纪将是以对社会资源，特别是知识与信息的利用消耗为主体的知识化、信息化与金融化为轴心而运转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上述二种“轴心”的核心。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准备与行动，将是十分重要的。

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在许多方面，几乎可以说已经完全不同，如在金融的内涵与外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的本质与特征、金融的功能、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传统金融与虚拟金融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全人类的历史性变迁，并根本改变了金融与社会与经济、金融波动与危机的传导以及全球各国彼此的相互关系。

本文拟从 14 个方面概括地阐述这一系列巨变，以引起更多的研究与讨论。

——现代金融对于世界与中国都具有极端的战略重要性有了极大的提升。在传统上，金融是一国内部的一个行业性、业务性和被动适应性的局部性微观问题，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现代金融从正反两方面展示了它对国别和全球的极端战略重要性，这是百年金融一系列巨变中最为首要的一点。它集中表现为：（1）当代经济是

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其核心的经济，是日益金融化的经济，是金融经济。(2) 金融具有极端的战略重要性，它已成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3) 当代金融问题，首先是全球性问题，然后才是区域性、国别性问题；首先是战略性、宏观性问题，然后才是战术性、微观性问题；首先是理论性问题，然后才是决策性、政策性、行业性、业务性、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实践性问题。

(4) 金融问题将是 21 世纪全球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必须慎重严肃处理的首要战略问题，也将是大国间竞争、争夺与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经济外交，特别是金融外交将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影响。(5) 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和各国间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伴随经济金融活动、人员流动、资本外逃、汇率变动等途径产生严重的“财富转移效应”，应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采取相应对策。(6) 反对“金融霸权”，防止“金融侵略”、维护“金融安全”，将获得与传统上以反政治军事霸权、防止军事侵略、维护以领土与军事安全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同等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联动互动性、高度流动性和全球性战略性宏观性使然。(7) 中国在 21 世纪的基本战略目标应是在建设经济强国的同时建设金融强国。在当代，不是金融强国的经济强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不建设金融强国就难以实现经济强国，建设金融强国会大大加速与强化经济强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欧元的启动与流通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就在于此。(8) 中国应在国家一级集中人力物力强化对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资本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和逐步使之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等问题的研究与准备，并应对国家间的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经济金融组织采取比前更为积极、主动和更富建设性的态度与政策。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加深。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融合及社会财富或资产日益金融资产

化，并由此带来了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关系化，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本身成为庞大金融体系的一个分子和微观影响因素，金融体系的任何波动与危机也越来越和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这是百年来金融一系列巨大变迁中的基础性变迁。一般而言，经济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础，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刻表现，但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只有在经济日益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全球化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对于经济金融化的关注尚未提到其应有的理论高度，常常是自觉或不自觉满足于停留在对经济金融化的具体表现的描述性现象中。这是值得注意的。

金融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表现，金融更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进程。金融全球化不仅使经济全球化更加完整、彻底和丰富，而且通过提高市场效率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并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和福利增长，但即使如此，这一点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和必然的，它更可能是非均衡的、非普遍的，或者甚至于是理论上的而非现实的。金融全球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其反面的和不利的效应和影响，成为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

——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且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这既是经济日益金融化的结果，也是经济更加金融化的原因，这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传统金融对经济的单纯从属地位和简单的中介性功能，也使金融进一步超越单纯的货币银行业务行业部门的微观性特征，提升了金融的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全球性地位。金融成为主导性功能激励因素，彻底改变了传统上金融对经济的从属性、工具性与被动性地位。

——金融商品和金融工具多样化复杂化。随着科学技术、金融的电子化、工程化和自由化的发展与深化，金融创新异军突起影响深远。各种不同期限、不同流动性、不同成本、不同价格、不同风险、不同收益和不同效率的金融商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层出不穷，达

几千种之多，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资金运行成本、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资本的流动速度、改变了传统货币供应量的概念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使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协调难度更大、紧迫性更强。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在分散或降低微观金融风险的同时更提升与累积了宏观金融风险，这一点应予强调。所谓金融期权期货交易是“零和”交易的说法，只是在两个不同的微观交易主体之间是“零和”的，无数个这样的微观“零和”交易在提升和累积着全局性宏观金融风险。这是不能忽视或人为淡化的，否则将是十分危险的。

——金融结构高度复杂化且变迁巨大。金融结构可以是狭义与广义的。狭义的金融结构可以仅指如戈德史密斯所指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数量变化，也可以是我本人特指的短期金融与间接金融同长期金融与直接金融比例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平衡发展，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逆转，即“金融倾斜及其逆转”。广义的金融结构就要复杂得多了。它可以包括全球不同类型国家或一国不同时期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衍生商品、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的数量变化（比例）与质量高低，以及上述因素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要素的变化与比例等。

在复杂的金融结构变迁中，最核心的一种结构变迁就是前面我本人特指的所谓“金融倾斜及其逆转”，这一结构可以牵动其他结构并反映其他结构的变迁。

过去二三十年中，短期金融与间接金融同长期金融与直接金融发展的不平行、不平衡的所谓“金融倾斜”（向前者倾斜、或者前者占有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及其逆转（即后者的发展快于前者且后者的市场占有率逆转为接近或超过前者）是最为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这大体上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

融的结构变迁。

——金融的功能有了实质性的扩展与提升。在传统上，在以银行为金融主导主体的条件下，金融的功能被简单地限定在单纯的中介功能，而在以金融市场为金融主导主体的条件下，在金融经济中，金融的功能得到不断丰富、扩展与提升，如资产重组、风险分散、资源配置和以高乘数效应为核心的对经济的极强杠杆效应等方面。

——政策性金融的发展与其功能的凸显。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对称，它在运行机制、业务特征与社会功能等方面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它的产生是源于市场功能与机制的某些缺陷，及政府干预与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功能的深化，它的产生与发展已百年有余。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性与行政性、金融与财政、有偿性与无偿性、宏观与微观、间接管理与直接管理的巧妙结合，而不是二者的简单加总。

政策性金融在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强化资源配置的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及社会发展稳定方面表现了其一系列特有功能：即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直接扶持与强力推进功能、逆市场性选择功能、对新兴产业高风险产业投资的倡导与诱导性功能、对商业性金融投资“以小搏大”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对商业性金融的补充与辅助性功能，以及提供一系列专业性服务与协调功能等。政策性金融一方面配合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的不同需要和侧重点，通过其特有的金融活动充当经济调节或管理手段的角色，弥补市场经济机制中的某些缺陷与不足，进而健全、完善与优化一国的宏观经济资源配置调节体系与功能；另一方面，又补充商业性金融机制与作用中的某些缺陷或不足，纠正商业性金融选择中的某些偏差，通过直接或间接（诱导商业性金融）的金融活动，健全、完善与优化一国金融资源配置调节体系与功能。进而实现一国资源配置的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理性目标的均衡与两种配置机制的均衡，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长期协调、均衡、稳定

发展与进步，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可持续发展。

政策性金融所具有的极强的经济金融功能和基本经济学金融学的涵义，对于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金融发展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政策性金融的广泛发展和其特有的社会经济金融功能的凸显，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金融的一大变迁。

——金融的资源属性被揭示与认知。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战略性社会资源这一本质特征，并不是我们人为地赋予它的，也不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而强加给它的，只是最近才被人类发现、揭示与认知的。这是强调金融资源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性。它原来这种资源属性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只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金融经济阶段后才可能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被人揭示与认知。这就将金融从单纯的符号、服务、中介、工具、杠杆一类提升到人类社会一切资财之源的高度，提升成为人类核心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层面。这一变迁对于国别与全球都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金融自由化与一定程度的工程化。金融自由化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潮流，最主要的是金融监管的和缓化，不必要的过时的过于严厉的强制性行政干预的取消或和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广与程度更深，突出表现在利率的市场化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得以涌现。这一趋势的后果与影响都是巨大的和有利有弊的。

金融的一定程度的工程化是金融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集中表现在金融商品、交易技术、定价与风险分散等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数学模型和工程技术化。这一趋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重要的，以至于有的人称金融工程学为21世纪的金融学。如果说金融的某种工程化是金融领域的一种深刻变化和历史性进步，以及在21世纪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样讲，并不为过。但金融能否完全工程化、数字化、技术化——即自然科学化？值得商

榷。实践表明我们应当善用数学，但不能滥用数学；应善用工程技术，但不能滥用工程技术。金融的工程化与金融自由化一样，都是一把正负效应同时存在的“双刃剑”。例如：微观风险在分散或者转移的同时也提升着累积着宏观金融风险，这一点是应当强调的。此外，将金融的某种程度的工程化理想化高度完美化，自然科学化，同时又不断淡化它的人文哲学关怀关爱与社会科学本质，其后果将是令人忧虑的和危险的。

——资本市场成为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和真正的全球性市场。随着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传统的以国别或地域界限构筑的藩篱被拆除或打破，使传统上相对封闭的局部性资本市场，发展为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这是过去一百年来金融诸多变化中最为核心性的深刻变革，它的后果巨大影响深远。

限于篇幅，此处不可能展开论述，只从一个特定角度择其要者而言之：就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资本市场形成以后，使之在传统上是由一国主权当局之一的中央银行等核心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垄断权力”被弱化，进而形成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主体，掌握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主导权主控权的国家，就可以凭借对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进而配置全球各国的其他资源，对于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形成严重的“财富漏出效应”，此其一；考虑、观察、衡量、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和效率与金融效率时，必须既从国别更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此其二；金融风险与危机，危机的预警与解救，金融安全与主权，更应冲破传统以国别为限的思维定势与政策局限，而应从更广阔的全球范围来考虑与解决。

——金融的一定程度的和日益明显的虚拟化与独立化倾向。没有一定程度的虚拟，可以说就既没有现代经济，也没有现代金融；现代金融假如还像传统金融那样同实质经济保持相当高的关联度，甚而几乎是一对一的对应关

系，就功能而论仍是简单的中介功能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现代金融及其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日益加深，以及资产证券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财富的存在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财富的物质形态日趋淡化，财富或资产的虚拟化倾向日趋明显。

现代金融，一方面以其日益丰富和深化的功能和精巧的杠杆系统推动或促进实质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并在形式上（当然也不是不包含内容的形式，但已形式重于内容了）仍然继续维系着与实质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内容上，即在各种形式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和财富的聚集与集中速度等方面表现出与实质经济日趋明显的分离或背离的倾向，从而现代金融与实质经济的关联度正在一天天弱化，或者说现代金融有一定程度的但是日益加速的独立化倾向。现代金融比传统金融结构更复杂、辐射面更广、效率更高、运转或流动速度更快、联动互动性更强、风险也更大。

现代金融的相当程度的虚拟化或独立化倾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人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肤浅，甚至于重视也不够。现代金融的这一发展趋势或倾向，对于人类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在推动、便利与加速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与分化、重组和升级，从而将现代经济金融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还是从根本上腐蚀、弱化、空壳化现代经济，甚至于是摧毁现代经济？一时还难以说得清楚，但必须逐渐说清楚。关键是一个“度”，这个度，需要给予定性与定量的描述。

——金融危机呈现出若干全新的态势。如前所述，现代金融比传统金融功能更深、效率更高、运转速度更快，风险也因此更大；此外在经济日益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因而金融与经济的相关度更高，以及全球性金融市场高速运行的条件下，它的负影响也以乘数效应被放大，金融风险或危机的联动互动、传导传染也

更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加之金融风险或危机本身所具有的“逐渐累积的特殊隐蔽性和突然爆发的极大破坏性”特点，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金融危机的运行态势，呈现出若干全新的特点，即：（1）从由“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到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转变；（2）危机的频率更高、危害性更大；（3）危机的发源国和传导路线方向逆转；（4）危机传导机制复杂化；（5）围绕危机的救援展开的博弈复杂化；（6）少数国家的危机长期化、深层化和复杂化，长期走不出困境。

——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传统上，金融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行业性、中介性单一服务系统，现代金融本身已成为包括银行金融、非银行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证券与保险、期货与期权、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长期金融与短期金融、全球金融与国别金融、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安全与金融主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文化与教育、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财政与税务、政治与军事、内政与外交、国家主权与安全、科学与技术、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的巨系统。

——传统金融理论面临严重危机，金融基础理论创新势不可免。前述13个方面的巨大变迁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金融理论的前提、基础、体系、框架和内容，金融基础理论从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三个层次的深刻革新正在开始。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范围内，以历史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观察与审视金融和金融理论问题。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责任编辑：王中海）